

透明之窗／牆？都市玻璃空間之（去）連結與（去）隔離—

以電影《玩樂時間》為例

曾佳婕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講師

十九世紀以降，隨著百貨公司與摩天大樓的興起，玻璃成為都市生活中隨處可見，不可或缺的元素。玻璃最特別之處在於它同時是媒介，也是種間隔或障礙，本身便存有矛盾及對立。因為玻璃是透明的，看似大方展示，任人觀賞，可以反射、反映、折射都市影像。玻璃作為透明的中介，似乎讓我們看到更多。然而，玻璃也是一道無形的牆，且有時反而比有形的牆更加危險。玻璃強調了視覺可見性的同時，也加深了其他感官(如聽嗅觸覺)的不可得。玻璃鋪展個人在視覺空間中對透明的慾望，但同時也限制、扭曲或操縱個人在現代化城市中的感知方式與觀看模式。

本文以法國電影《玩樂時間》(Playtime, 1967)為例，探討玻璃對視覺文化、公共與私人空間、媒介的存在及都市人心態之影響。導演塔提(Jacques Tati)以詼諧風格，透過主角 Hulot 在(以巴黎為藍圖)透明卻處處碰壁的玻璃之城的行走經驗，刻劃並探討都市人在如餐廳、辦公大樓、住宅公寓等充滿大片玻璃的日常生活空間中，矛盾地感受到因為更多能見度而產生的困惑、隔閡、疏離感、誤視或錯認(misrecognition)。玻璃不管做為反射或折射都市空間的界面，或一種隱喻，特別適合探討都市人生活的建築空間或心理空間中矛盾弔詭的曖昧面向：包括透明空間與視覺慾望的焦慮、人我之間無形的隔閡如透明卻難以穿透的牆，及都市中人們與外在景象的不可感知性(intelligibility)。然而，本文亦透過影片分析，強調塔提雖然對玻璃空間有諸多批評與不以為然，幾個特殊意義的畫面似乎也肯定都市的玻璃讓空間更多元化，反映出人類的視覺文化有更多可能性與創造力。究竟透明的玻璃在城市空間是透明之窗還是牆？是打破內與外、公與私隔閡的連結介面？抑或是都市人庸人自擾，弄巧成拙，徒增更多讓人困惑疏離的無形之牆？本文旨在探討玻璃空間如何改變都市人的體(行走的身體與眼睛)、適(透明玻璃如何改變觀看者對應空間的感知能力)、能(可適應玻璃空間的能者與不能者)。

關鍵詞：都市空間、玻璃、觀看方式、連結、疏離、塔提(Jacques Tati)、Playtime